



2月23日，孙东林看着从事故车残骸中找到的哥哥的照片，泣不成声 新华社发

哥哥送薪路上遭车祸身亡，弟弟生死接力送工钱 为了兄弟的兄弟们的尊严

这是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故事。为了赶在年前将工钱发给手下的农民工，50岁的建筑商人孙水林携带26万元现金，连夜驱车从天津赶往老家武汉市黄陂区，但不幸遭遇车祸，一家五口在冰雪路面上命丧异乡。惊闻噩耗后，弟弟孙东林强忍悲痛，不顾亲人事骨未寒，从哥哥车中找出现金后，毅然驱车继续南下，终于赶在大年三十前一天，将30多万元工钱发到60多名农民工手中，了却了哥哥的遗愿。

在这个道德底线一再被突破、欠薪已是理所当然的时代，是什么让两兄弟如此坚守承诺？日前记者赶赴河南，还原这个悲情故事背后的兄弟情谊，告诉你什么才是人间道义。

■快报特派记者 刘向红河南报道

2月24日上午，河南兰考县人民医院。寒风索索，阴云低垂。

一见叔叔孙东林走来，19岁的孙云迫不及待地迎了上去，问自己的爸爸哪里在哪儿？问自己的姐姐、妹妹、弟弟在哪里？

医院大门距离太平间不过100多米，但在孙云的眼里，这距离却如此漫长。一场车祸，夺走了她的5个至亲，全家只剩下她一个孤女。孙云的眼泪如决堤的洪水，哗啦直往下淌。

太平间里，孙云看到父母头上满是血迹，头发上沾着冰冻的白霜时，哭声如山洪般暴发出来。

那个不堪回首的心碎时刻也顿时浮现在现场每一个人面前……

**给民工送薪
路上一家遇车祸**

2月9日晚6时许。天津。孙东林。

“我上次给你打电话借的钱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”一进门，孙水林就大声问弟媳。50岁的孙水林在北京做建筑工程，上午才从北京赶到天津的暂住处，和妻子及三个儿女会合，准备次日回老家武汉。

“10万够不够？”弟媳边做饭边答道。

“不够，你给我15万吧。”孙水林说着，走到房间的电脑前，上网查看天气预报来，“不好，天津到武汉的沿途即将出现雨雪天气，我得连夜走。”

说话间，孙东林接女儿回来。“我今晚就得走，不然明后天大雪封路，就走不成了。”孙水林说。

“明天一早走不行吗？”孙东林

有些担心。

“不行！我得赶回去把工人的工钱结了，账我都算好了。你快把钱拿给我吧。我得抓紧时间走。”孙水林语气温柔。

孙东林没再劝阻，拿出上午从银行取回的15万元现金。孙水林将这15万元和自己的随身携带的11万元现金一起打包，小心翼翼地放到汽车后备箱下放备用轮胎的地方，随后迅速发动汽车匆匆而去。

当天下午2时许，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。老乡江新文说，刚刚打通了孙水林的手机，结果有一个人接听后说，这部手机现在兰考县人民医院太平间。

孙东林赶到兰考时，已是半夜。医院太平间管理人员电话中告诉他，2月10日夜里12点多，南兰高速开封县陇海铁路桥段，由于下雪路面结冰，20多辆车追尾，事故造成多人受伤，仅兰考县人民医院太平间就迎来了8具遇难者的遗体。

“我听后，心就一沉，不知道哥哥一家是否就在其中。”孙东林说。忐忑不安地等到早上医院上班，当管理人员打开太平间的门时，看到哥哥一家五口全在里面，顿时眼前一黑，几步退到门外，还是一头栽倒在没脚深的雪地里。

“再过4个多小时，哥哥就到武汉老家居了。”通完电话，孙东林心里稍稍好过了些，便开始入睡，但“噩梦不断，不像以前一觉到天亮。”

次日早晨7时，他一睁眼，就拿起手机，拨打父母的电话，询问哥哥到家没有。“妈妈说没有，我顿时有种不祥的预感。”孙东林立即转打哥哥的手机，“手机是通的，可没有人接，我拨打嫂子邹望娥的手机，也没有人接，再拨打侄子侄女们的手机，还是没人接听……”

孙东林和随行的亲友开始在各个停车场寻找孙水林的事故车。后在一位民警的指引下，在南兰高速二郎庙收费站附近，他们找到已被

打他们的手机100多次，可一直没人接听。

“可能出大事了。”凭在外闯荡多年的社会经验，孙东林初步判断道。他一边托付朋友帮忙寻找哥哥一家，一边自己开车往南兰高速行驶，沿途寻找。

时间紧迫，已经30多个小时没合眼的孙东林动身往武汉赶。

交警告诉孙东林，此次事故比较大，处理要等到春节后。

想到哥哥未完成的遗愿，孙东林决定先把26万元工钱送回家发给民工。

帮哥哥完成遗愿，孙东林回到自己家中，又连夜照顾自己的几十名民工发放了40多万元工钱。

晚上8点半，望着最后一个民工拿着工资静静地离开，孙东林泪

水再次夺眶而出。

**工程款常被拖欠
却不欠民工一分工钱**

孙水林、孙东林兄弟俩，在武汉市黄陂区泡桐街算是在外闯荡得比较成功的建筑商，这些年来，黄陂区跟随他们到外地打工的，每年少则几十人，高峰时达到200多人。

但孙水林、孙东林兄弟俩的生活十分清贫，老家房子在街上并不显眼。这栋两层的民房是兄弟俩在外打工10多年后，于1990年所盖。在此之前，兄弟俩及年迈的父母等一家多口人，一直挤住在乡下的两间土坯平房里。

房内家具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，油漆剥落，甚至连门也关不上，床单和被套是打了补丁的。孙水林夫妇生前的卧室，可以用寒酸来形容，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谁也不会相信这间房屋的主人从事建筑行业20多年。卧室里唯一一件值钱的物品，是一台液晶电视机。

因孙水林的突然离世，很多的账目及账单都不清楚或不复存在。他们一家在通知民工来领工钱时，让大家凭着良心领钱，“你们说欠多少，我们就给多少。”

孙东林开始做姐姐工作，“哥哥一家都是为了尽早赶回家发放民工工资，才遭遇了不幸。我们这个年是过不成了，但不能让跟哥哥干了多年的工友们也过不好年，让人家骂我们兄弟不地道！在大年三十前，一定要把工钱结清。”

因孙水林的突然离世，很多的账目及账单都不清楚或不复存在。他们一家在通知民工来领工钱时，让大家凭着良心领钱，“你们说欠多少，我们就给多少。”

与往年领工钱的热闹场面不同，这次大家都是静悄悄地来，很多人接，我拨打嫂子邹望娥的手机，也没

有人接，再拨打侄子侄女们的手机，还是没人接听……”

孙东林说这件事的痛苦就让他家来承担，一定要工友拿着钱好

撞得破烂的轿车。“当时，轿车前面的两个车灯还在闪闪不停。”孙东林说。他赶紧打开哥哥轿车后备箱放下备用轮胎的地方，发现26万元现金完好无损地放在里面。

“取出钱的一刹那，要替哥哥结清工钱的想法就闪现在我脑海里。”孙东林说，“哥哥今生不欠人一分钱，不能让他欠下来生债。”

交警告诉孙东林，此次事故比较大，处理要等到春节后。

想到哥哥未完成的遗愿，孙东林决定先把26万元工钱送回家发给民工。

帮哥哥完成遗愿，孙东林回到自己家中，又连夜照顾自己的几十名民工发放了40多万元工钱。

晚上7时许，孙水林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、一个儿子，披着夜色，启程经京沪高速直奔武汉。

晚上7时许，孙水林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、一个儿子，披着夜色，启程经京沪高速直奔武汉。

孙东林赶到兰考时，已是半夜。医院太平间管理人员电话中告诉他，2月10日夜里12点多，南兰高速开封县陇海铁路桥段，由于下雪路面结冰，20多辆车追尾，事故造成多人受伤，仅兰考县人民医院太平间就迎来了8具遇难者的遗体。

孙东林和随行的亲友开始在各个停车场寻找孙水林的事故车。后在一位民警的指引下，在南兰高速二郎庙收费站附近，他们找到已被

打他们的手机100多次，可一直没人接听。

“可能出大事了。”凭在外闯荡多年的社会经验，孙东林初步判断道。他一边托付朋友帮忙寻找哥哥一家，一边自己开车往南兰高速行驶，沿途寻找。

时间紧迫，已经30多个小时没合眼的孙东林动身往武汉赶。

晚上8点半，望着最后一个民工拿着工资静静地离开，孙东林泪

水再次夺眶而出。

**工程款常被拖欠
却不欠民工一分工钱**

孙东林和随行的亲友开始在各个停车场寻找孙水林的事故车。后在一位民警的指引下，在南兰高速二郎庙收费站附近，他们找到已被

(上接08版)

1986年，勤奋踏实的孙水林开始承包一些活计，成为了小小的包工头。没想到，当老板后的第一年孙水林就没有结到工程款。回到老家，彭定斌找到自己在法院工作的姐夫，请他作担保，帮助孙水林到镇上银行贷款，为所有民工结清了当年工资。

1989年，孙水林到北京闯荡，接的第一笔活是中国专利局办公大楼。当时工期紧，孙水林一连干了7天没有休息，让项目经理十分感动。事后，他把孙水林叫到身边，“猴子（孙水林长得瘦，工友们送他的绰号），你人不错，我给点活，你自己当老板单干吧。”

孙水林性格外向，话特别多，但被欠薪的事却很少向弟弟孙东林提起。孙东林跟哥哥打工多年，才明白包工头要不到工钱是常有的事，只是哥哥不说而已。

这个活就是砌北京一所监狱的院墙。孙水林接下后，如期漂亮地完工，并拿到40多万元的工程款，这也成了他创业的第一桶金。

做事靠本领，做人讲诚信。据此，

孙水林在北京混得越来越好，顺义、密云一带很多工程老板都主动找上门来，手下工人达200多人，不仅有湖北老乡，还有河南、四川、内蒙古等地工人，好多人一跟他就是20年。

作为穷人家的孩子，孙东林也很早就尝到了打工的艰辛。13岁那年他正上初中，暑假期间，孙东林央求哥哥带他到一家建筑工地，想挣点下学期的学费。整整干了11天，却没有拿到一分钱的工钱，这种记忆让他刻骨铭心。

孙水林性格外向，话特别多，但被欠薪的事却很少向弟弟孙东林提起。孙东林跟哥哥打工多年，才明白包工头要不到工钱是常有的事，只是哥哥不说而已。

1993年，恰逢亚洲金融危机。年底，孙水林在北京多个工地的工程款都要不到，他四处筹措款项未果，最后把自己的所有积蓄都拿出来，先行给农民工垫付了工钱。

2001年，孙水林在北京平谷县承包了一所学校工程。他带领40多名工人加班加点两个月，终于在新学期开学前完工，但最后结算时，15万余元工程款被对方压价到65万，即

使这65万，对方还拖着不肯给。当年，在无奈之下，孙水林从家里拿出自己的积蓄，支付了民工的工钱。

2002年前后，孙水林在武汉承包了一项4000平方米的装修工程，连设备带材料共投入95万元，对方时至今日仍欠58万元。当年的工钱，孙水林是向朋友借了10万元支付的。

2009年，孙水林兄弟俩给民工发成工钱300多万元，此次春节前结清的是部分尾款。

“真没想到啊，老板遭遇车祸后，工钱还能照样结回来！”曾跟着孙水林干活的民工宋国清动情地说。此前，他曾跟随黄陂的另外一名老板打工，对方欠他们四五个月工钱1万多元钱，讨了多次都不要到。

街坊们说：“孙水林兄弟俩不是镇上最有钱的建筑老板，却是最讲诚信的老板。”

车祸后 老孙的遗物哪去了

从2月22日再次来到开封，一晃已快一周，孙东林每天拿着哥哥留下的一外表多处龟裂的黑色小公文包，奔波在兰考与开封的有关单位之间。而其哥哥一家五口仍躲在兰考太平间内。“我也想早点让哥哥一家入土为安，但车祸中的疑点到现在还没有解开。更重要的是，要来送哥哥最后一程的人很多，现在还在春节期间，我想应该让朋友们先过完正月十五。”孙东林说。

孙东林说，从见到哥哥遗体和出事车辆起，他就对事故的发生和救援产生了诸多疑问。由于当时要急着赶回去给民工发工资，他就没有多追问，回家后也没有向其他人多说。现在事故过去这么长时间，他向警方提出自己的疑问时，警方却开始回避，很多问题都是以“正在调查中”搪塞。对此，他觉得无法理解和接受。

孙东林对事故的疑问与困惑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：

第一，车祸发生后，警方为何不第一时间通知家属。“哥哥出事后，我打了哥哥一家五口上百个电话，但始终无人接听。最后，到下午，还是哥哥的一位朋友打通哥哥手机，而接电话的却是医院太平间的一个管理人员。他说，有一起车祸死了多人，手机是从一位死者身上拿下的。这时候，家人才知道哥哥一家可能出车祸了。”

直到孙东林等人找到警方之前，孙水林的亲朋好友没有一个接到过警方的电话。孙东林不明白，事发后，警方为何就不能用哥哥或其家人的手机打个电话报个信呢？

第二，救援过程的影像为何不公开。事故发生后，孙东林曾接过一位目击者打来的电话，描述了当时事故发生情况，并称有关部门耽误了救援时间。而一位出警的民警在年前也无意中告诉过孙东林，事发一段时间内，孙水林还有呼吸。孙东林说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死亡3人以上的交通事故处理必须全程摄影摄像。“到目前为止，我多次向警方申请看影像，但均被拒绝。”孙东林说，只要看到影像，才知道事故现场的整个真实情况，才知道救援有没有问题。如今，他再找目击者，对方已不肯出来说话。

第三，死者的遗物哪去了。孙东林找到哥哥事故车时，除了藏得比较隐蔽的26万元钱完好无损外，车内只找到哥哥的一个破旧的黑色小公文包，包里仅有一个通讯本和几张纸，没一分钱，而嫂子和侄女侄子的包则不见了，车内导航仪也不见了，仅剩下一些支架。太平间内，哥哥衣服内只剩下4块几毛钱，其他死者口袋内没一分钱。“离开天津时，哥哥和嫂子随身带了几千元现金，用于加油和交过路过桥费。”孙东林说，“车到河南境内，才走了一大半，哥哥不可能把钱花光，那么剩下的钱哪去了？还有五个人的手机，目前我们只找到哥哥的手机，太平间管理人员还不肯给。”

而最令孙东林揪心的就是嫂子皮包的失踪。包里除了黄金首饰外，还有哥哥生意上的全部往来账和一些有价票据。

连日来，面对众多媒体，开封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只简单披露了事故情况：2月10零时许，当孙水林一家驾车驶至事故路段时，已有一辆长13米的大客车，因在路上发生侧滑，横在高速公路公路上。孙水林驾车到事故地段，刹车不及，侧滑撞上了大客车，又被撞倒其后的另一面包车猛烈撞到车的侧面，造成孙水林驾驶的轿车严重损坏。紧接着该处又发生其他几起追尾事故，孙水林一家五口被救出时，已经停止了呼吸。

而对事故的救援及车内东西失窃情况，警方表示，目前正在调查。

尽管对警方的一些做法难以理解，但为了让哥哥一家早日入土为安，孙东林在事故的一些方面作出了较大让步。“各方面都在给我们进行协调，法律程序挺繁琐的，我希望尽快地，希望开封警方能帮忙。”孙东林说，哥哥的后事初步定在正月十六进行，这主要是因为哥哥天南海北的朋友很多，关心他们一家的人也很多，预计到时候来送哥哥最后一程的人也很多。“现在还在春节期间，我想应该让朋友们先过完正月十五。”

对话

今生不欠来生债

记者：听说，你们每年结算工钱时，还大摆宴席招待民工？

孙：是的。但今年哥哥遇难，就没有请大家吃饭了。

只有人欠我，不可我欠人

记者：得知哥哥遇难后，有没有想过别的？

孙：在太平间见到哥哥一家五口时，我当时的觉得天崩地裂，眼前发黑，大脑一片空白。清醒后，我想到的第一件事，就是那26万元工钱在哪，这可是老家几十名民工的血汗钱。

记者：找到钱时，你怎么样想的？

孙：从车后备箱中取出钱的那一刻，要替哥哥结清工钱的想法就闪现在我脑海里。哥哥今生不欠人一分钱，不能让他欠下来生债。

记者：这种特殊情况下，即使不发或迟点发工钱，别人也会理解的。

孙：不瞒你说，当时